

# 罗杰疑案

[英]阿·克里斯蒂著

李家云译

44

5

人民出版社

7561.62  
K657

0007964



XWTS 0014236

# 罗杰疑案

[英]阿·克里斯蒂著

李家云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Agatha Christie  
**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

据纽约袖珍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45年版译出

**罗 杰 疑 案**  
(英)阿·克里斯蒂著  
李蒙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8 $\frac{1}{2}$ 插页2 176,000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8,180册

书号：10091·777 定价：0.78元

## 人物表

按出场次序

**詹姆斯·谢泼德医生**——艾克罗伊德和他一家人最信任的朋友和知己。

**卡罗琳**——医生的姐姐，令人惊异地专门爱搜集和传播消息的能手。

**阿什利·费拉尔斯夫人**——一位十分富有的寡妇。

**罗杰·艾克罗伊德**——被暗杀的人。

**拉尔夫·佩顿**——艾克罗伊德之妻与前夫所生之子，粗犷但可爱。

**拉塞尔小姐**——艾克罗伊德严峻的女管家，爱打听吸毒的事。

**塞西尔·艾克罗伊德夫人**——艾克罗伊德兄弟的未亡人。

**弗洛拉·艾克罗伊德**——艾克罗伊德的侄女，一个简单的正直的英国姑娘。

**甘尼特小姐**——卡罗琳的老朋友。

**尔克里·波洛**——他的“小小的灰细胞”不辞辛劳地工作。

**克**——艾克罗伊德的管家，一个好仆人。

**杰弗里·雷蒙德**——艾克罗伊德的秘书。

**梅杰·赫克托·布伦特**——一位客人，性喜游猎。

**查尔斯·肯特**——一位陌生人。

**警长戴维斯**——发现了指纹的人。

1006/57 06

警察琼斯——戴维斯的助手。

梅洛罗斯上校——警察局长。

警长拉格伦

厄修拉·伯恩——艾克罗伊德的孤苦伶仃的客厅女侍。

福利厄特夫人——厄修拉·伯恩的缄默寡言的介绍人。

## 谢泼德医生就早餐

九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一个星期四的夜里，费拉尔斯夫人去世了。十七日星期五清晨八点钟我被请去。已经无济于事。她早已死去几个小时了。

我回到家中，是九点刚过几分。我用我那把弹簧锁钥匙打开前门，故意在前厅耽搁了一会儿，挂上我的帽子和轻便大衣（这是我为了抵御早秋清晨的寒冷所采取的聪明的预防措施）。老实说，我相当烦乱和焦虑。我不打算假装在这时候就预见到几个星期以后发生的事情。我肯定没有这样做。可是我本能地感到，今后一个时期将是极不平静的。

在我离开那儿时，从餐室里传来一阵茶杯的响声和我姐姐卡罗琳那种短促的干咳声。“是你吗，詹姆斯？”她叫道。

这是毫无必要的问话，还能是别的什么人吗？说老实话，恰恰是我姐姐卡罗琳是使我在前厅耽搁了一会儿的原因。所以基普林<sup>①</sup>先生告诉我们，猫鼬<sup>②</sup>科动物的格言是：“走出去，查个水落石出。”如果卡罗琳选定饰章，我一定会建议她采用一只后脚立起的猫鼬。一个人可以忽略这个格言的前一部分。卡罗琳安然坐在家中，可以查明大量的事。我不知道

① 基普林(1865—1936)：英国小说家兼诗人。——译者

② 猫鼬：一种动物，产于印度，体形似猫，尾巴粗长，专食毒蛇。——译者

她是怎么安排的，不过，这是实在的。我怀疑仆人们和那些商人构成她的“情报队”。当她外出时，并不去搜集消息，却是去散播消息。在这方面，她也是令人惊异的能手。

实在是我最后指出的她的这种性格，引起我这种犹豫不决的痛苦。现在我究竟怎样告诉卡罗琳关于费拉尔斯夫人去世的消息呢，在一小时半之内，整个村子都将知道这件事了。作为一个专职医生，我自然要小心谨慎。因此我养成了经常向我姐姐隐瞒消息的习惯。她总是查明这同样的消息，可是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责任，就心安理得了。

费拉尔斯夫人的丈夫刚刚去世一年多，而卡罗琳毫无根据地不断宣传，是他的妻子把他毒死的。我总是反驳说，费拉尔斯先生是死于急性胃炎，再加上酒精中毒，她经常嘲笑我。我同意，胃炎和砒霜毒死的症状是不一样的，可是卡罗琳所据以谴责的根据是完全不同的。

“你只要看一看她，”我曾听到她说。费拉尔斯夫人，虽然已不是在她年青的时候，可仍是一位十分有魅力的女人。她的服饰，虽然简朴，总是看起来非常得体，不过，尽管同样，许多女人在巴黎购买她们的服装，并不因此必然要毒死她们的丈夫。

当我踌躇不决地站在前厅，心中想到这一切时，又传来了卡罗琳的声音，语气十分刺耳。“你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詹姆斯？你为什么不来吃早点？”

“这就来，我亲爱的，”我急忙说道，“我在挂我的大衣。”

“在这段时间里，你能挂上半打大衣了。”她说得完全不错。我是能挂上这些的。我走进餐室，照惯例亲了亲她的面颊，坐下来吃鸡蛋和熏肉。熏肉已经相当冷了。

“那么早就把你找去了，”卡罗琳说。

“对，”我说道，“是金斯帕多克的费拉尔斯夫人。”

“我知道，”我姐姐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

“安妮告诉我的。”

安妮是收拾房屋的客厅女侍，一个好姑娘，不过是一个积习很深的多嘴多舌的人。

出现了一阵停顿。我继续吃鸡蛋和熏肉。我姐姐那又细又长的鼻子翼梢微微颤动，正象平常她对什么事情感兴趣或兴奋时一样。“怎么样？”她查问道。

“一件坏事。已经无济于事了。她一定是在睡梦中死去的。”

“我知道，”我姐姐又说道。

这一次我生气了。“你不会知道，”我厉声说道，“在我到那里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没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一个人。如果这个安妮姑娘知道了，她一定是一个千里眼。”

“不是安妮告诉我的。是送牛奶的人说的。他是从费拉尔斯家厨师那里听到的。”

正象我说的，卡罗琳用不着走出去打听消息。她坐在家中，消息就传到她这里。

我姐姐继续说下去：

“她是怎么死的？心力衰竭吗？”

“那送牛奶的人没有告诉你吗？”我嘲讽地问道。

对卡罗琳，嘲讽是没有用的。她把这当真了，随口回答。“他不知道，”她解释说。

卡罗琳毕竟下了决心迟早要打听。她也可以从我口中探



听出来。“她是由于把佛罗那<sup>①</sup>服用过量死的。最近以来她因为失眠，经常吃佛罗那。一定是吃得太多了。”

“胡说八道，”卡罗琳立即说道，“她是故意吃的。你别瞎扯啦！”

当别人道破一个你不愿为他人所知的秘密信念时，会那样地使你狂怒地矢口否认，的确有些古怪。我立即爆发出一阵愤激的话语。“你又来了，”我说道，“冒冒失失地毫无道理。究竟为什么费拉尔斯夫人要干傻事去自杀呢？一个寡妇，依然年青得可爱，非常富裕，十分健康，除了生活享受以外，什么也不用操心。这简直是荒谬的。”

“根本不对。甚至连你也一定注意到，最近她看来多么异样。这还是近六个月的事。她好象完全被恐怖心理缠绕住了。你刚才也承认她不能睡眠。”

“你的判断怎样呢？”我冷冷地查问道，“我猜，你以为又是一个不幸的爱情事件吗？”

我姐姐摇摇头。“悔恨，”她兴致勃勃地说道。

“悔恨？”

“对。我告诉你，她毒死了她的丈夫，可你从来不相信我的话。现在我比过去更加确信这一点。”

“我不认为你的推断是十分符合逻辑的，”我反驳道，“肯定说，如果一个女人干了一件杀人的罪行，那她就会冷酷无情地去享受得到的成果，绝不会优柔寡断、感情用事，去悔悟。”

卡罗琳摇了摇头。“可能有象那样的女人——可是费拉尔

---

<sup>①</sup> 佛罗那是一种安眠药。——译者

斯夫人不是一个那样的女人。她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一阵克制不住的冲动促使她除掉她的丈夫，因为她是那种不能忍受任何痛苦的人，毫无疑问，一个象阿什利·费拉尔斯这样的人，他的妻子一定不得不忍受许多……”

我点了点头。

“从她干了这件事，总是提心吊胆，精神不安以来，我在没法可怜她。”

在费拉尔斯夫人活着的时候，我不认为卡罗琳曾经可怜过她。既然她已经死了，再也不能穿巴黎的女式服装了，卡罗琳便准备大肆宣扬她的同情心和理解能力。我径直地告诉她，她的整个想法是荒诞无稽的。因为我暗中同意一部分，至少，她说的那些，我更加坚定了。可是卡罗琳简单地用一种灵感似的猜测来得出真实情况，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不打算鼓励这类事情。她会到村中去大肆宣扬她的看法，而每一个人会认为她是根据我提供的医学论据这样做的。生活是十分复杂的。

“荒诞无稽，”卡罗琳回答我的苛责，说道，“你会知道的。差十分一点时，她留下一封信供认了一切。”

“她没留下任何信件，”我严厉地说道，并未想到我不知不觉地承认了。

“啊！”卡罗琳说道，“那么说，你已经了解过这些事，是不是？我相信，詹姆斯，在你的内心深处象我一样想得很多。你是一个十足的老骗子。”

“一个人总是不得不考虑到自杀的可能性，”我抑制住感情说道。

“要进行验尸吗？”

“有可能。要看情况而定。如果我能表示绝对满意，认为是偶然地用药过量，我能免除验尸。”

“可是你绝对满意吗？”我姐姐机警地问道。

我没有回答，而是从餐桌旁站起来。

我对卡罗琳说些什么，以及卡罗琳对我说些什么，在我把这些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应当把我们当地的地理情况述说一番。我想，我们的村庄金斯艾博特，是很象任何其他村庄的。我们的大城镇是离此九英里的克兰切斯特。那里有一个大火车站，一个小邮政局，和两家相互竞争的“综合店铺”。体格健壮的人易于过早地离开人世，可是我们却富有未婚的妇人和退休的军官。我们形成癖好的业余消遣和娱乐可以概括为一个词，“传播流言蜚语”。

金斯艾博特只有两所重要的住宅。一所是金斯帕多克，是费拉尔斯夫人去世的丈夫遗留给她的。另一所是费恩利公园，是罗杰·艾克罗伊德所有。由于艾克罗伊德不象别的任何乡绅那样，所以他总是使我很感兴趣。他使人想起一个红脸运动家，总是很早出现在老式音乐喜剧场面的第一幕，舞台背景就是村中的草坪。他们总是唱一首到伦敦去的歌。现今我们有时事讽刺剧，而这位乡绅已经跟不上音乐形势。

当然，艾克罗伊德不真正是一位乡绅。他是一个十分有成就的货车车轮制造商(我想)。他是一个近五十岁年纪的人，面容红润，性情和蔼。他与教区牧师很密切，为教区基金慷慨捐款(尽管据谣传说他在个人花费方面十分吝啬)，赞助板

球比赛、少年俱乐部和残废军人学校。事实上，他是我们金斯艾博特宁静村落的生命和灵魂。

当罗杰·艾克罗伊德是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时，他爱上了一个比他大有五、六岁的美丽女人，并且和她结了婚。她名叫佩顿，是带着一个孩子的寡妇。结婚的历史很短促而苦痛。直截了当地说，艾克罗伊德夫人是一个嗜酒狂。在她婚后四年，她就把自己喝进了坟墓。

在以后的年月里，艾克罗伊德并未有意进行第二次婚姻冒险。艾克罗伊德妻子带来的那个小孩，在她死时，仅仅七岁。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艾克罗伊德总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并且注意培养他，可是他是一个野孩子，给他继父带来不断的忧患和麻烦。然而，在金斯艾博特，我们都非常喜欢拉尔夫·佩顿。首先因为他是那样一个长得漂亮的小伙子。

正象我前面说的，在我们的村子里，人们总是很快地传播流言蜚语。从一开始，每一个人就注意到艾克罗伊德和费拉尔斯夫人在一起相处得十分融洽。在她丈夫死后，这种亲昵行为变得愈发引人注目。人们总是看到他们在一起，已经公然猜测，在她居丧期一过，费拉尔斯夫人将成为罗杰·艾克罗伊德夫人。确实，使人感到这种事情是合情合理的。罗杰·艾克罗伊德的妻子已经公认是死于狂饮。阿什利·费拉尔斯在他死前很多年已经成为一个酒鬼。这两个饮酒过度的人所造成的受害者应当互相爱恋，这是十分适当的，因为他们在他们以前的配偶手中已经忍受了苦痛。

费拉尔斯仅在一年以前，刚刚住到这里，可是过去几年中一些流言蜚语已经包围了艾克罗伊德。一直到拉尔夫·佩顿长大成人，一些女管家管理艾克罗伊德的住宅，而每一个

女管家都受到卡罗琳和她的老朋友们的怀疑。至少十五年来，全村人预料艾克罗伊德会娶他的一个女管家。其中最后的一名女管家叫做拉塞尔小姐的，是一个可敬畏的女人，毫无疑问地主管了五年的家务，比她的每一位前任同事时间长两倍。若不是由于费拉尔斯夫人的到来，艾克罗伊德是很难摆脱的。另外一个因素——艾克罗伊德的一位守寡的弟媳带着女儿从加拿大意外的到达。塞西尔·艾克罗伊德夫人是罗杰的废物兄弟的未亡人，已经定居在费恩利公园，按照卡罗琳的说法，成功地使拉塞尔小姐不敢超越她适当的地位。

我不确切地知道“适当的地位”指的是什么——这听起来不是善意的，而且是令人不快的——可是我知道拉塞尔小姐噘着嘴，还带着一种苦笑（我仅能这样描绘），她并且声称十分同情“可怜的艾克罗伊德夫人——依赖她夫兄的赈济。赈济的饭不是好吃的，是不是？假如我不做工的话，我的生活一定十分悲惨。”

我不知道塞西尔·艾克罗伊德夫人在议论中对费拉尔斯事件是怎么想法的。艾克罗伊德弄得不能成婚，这显然对她是有利的。当她和费拉尔斯夫人相遇时，她对费拉尔斯夫人总是十分讨好——虽不能说过分热情。卡罗琳说，这并不说明什么。

这就是近几年来，在金斯艾博特引人注目的事。我们曾经从各种看法议论艾克罗伊德和他的事。费拉尔斯夫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

现在情景发生了千变万化。我们从高高兴兴地议论可能准备的婚礼，一下子猛然被拖入悲剧之中。

我心中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和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机械地

转来转去。我无话可辩，毫无兴致去注意那些事。我的思绪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到费拉尔斯夫人死亡之谜上去。是她自己自杀的吗？肯定，假如她是自杀的，她死前一定会留下一些话，说明她的打算是什么？女人，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她们决心去自杀，总是希望说明导致这种致命行动的心情。她们渴望引人注目。

最近我什么时候见到她的呢？不超过一个星期。就每件事来说，她的举止是十分正常的。

后来我突然想起来，我昨天刚刚看到过她（可是没有说话）。她正在同拉尔夫·佩顿一起走，而我当时很惊奇，因为我没有想到佩顿可能在金斯艾博特。确实，我以为他终于同他继父吵翻了。将近六个月没有见他到这里来了。他们肩并肩地一起走着，他们的头挨得非常紧，她正说得十分起劲。

我想我有把握地说，在那时这是我首先碰到的未来事故的预兆。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什么明确的东西——可是已经有了这种事情模模糊糊的预感。头一天在拉尔夫·佩顿和费拉尔斯夫人之间的这种亲密的私下会面，使我感到十分不愉快。

当我面对面地碰上了罗杰·艾克罗伊德时，我依然在想着这件事。“谢泼德！”他高声地喊道，“我正要找你。出了可怕的事。”

“那么你已经听说了吗？”

他点了点头。我可以看出，他遭受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他那红润肥胖的双颊似乎消瘦了，看来他严重地失去了平时那种风趣和健康。“比你知道的还要坏，”他沉着地说道，“看，谢泼德，我必须告诉你。你现在能和我一起回去吗？”

“难说。我还要去看三个病人，而且我必需在十二点返回

来去看我的外科病人。”

“那么今天下午——不，最好还是，今晚来吃晚饭。七点半？这对你合适吗？”

“行——我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出什么事了？是拉尔夫吗？”我几乎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出了这个。

艾克罗伊德茫然地瞪着我，他好象不大明白。我开始意识到这里面确实有些什么不对头。以前我还从来没看到过艾克罗伊德这样心神不安。“拉尔夫？”他莫名其妙地说道，“啊！不，不是拉尔夫。拉尔夫在伦敦——该死！是老甘尼特小姐来了。我不愿意告诉她这件可怕的事。晚上见，谢泼德。七点半。”

我点了点头，他匆匆忙忙地走开了，剩下我惊讶地呆在那里。拉尔夫在伦敦？可是头一天中午，他肯定是在金斯艾博特。他一定是在昨天夜晚或是今天清早返回城镇的，可是艾克罗伊德的态度表示了十分不同的意见。他说得好象拉尔夫有几个月没有到这附近一带来过。

我没有时间继续推敲这件事。甘尼特小姐已经来找我，她渴望得到消息。甘尼特小姐具有我姐姐卡罗琳的一切特点，不过她没有毫无目的武断地乱下结论。甘尼特小姐一言不发，现出疑问的神色。

是不是为可怜的费拉尔斯夫人而感到悲痛呢？很多人说，多年来费拉尔斯夫人是一个积习难改的鸦片烟鬼。人们谈论起来是如此不怀好意的。然而，尤其糟糕的是，在这种不切实际的谈论中往往会在什么地方有一点点真实性。无风不起浪！他们也议论说，艾克罗伊德先生已经发现了这些，并且解除了婚约——因为已经订了婚约。她，甘尼特小姐，有确



蓄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当然我肯定知道所有这一切——医生们总是如此——可是他们从来不说。

她用尖锐的目光盯着我，看我对这细微的迹象起什么样的反应。幸运的是长期与卡罗琳打交道，已经使我养成了一种无动于衷的面目表情，并且准备不置可否。

在这种场合，我赞扬了甘尼特小姐没有参加不怀好意的搬弄是非中去。我想，这是打个相当漂亮的主动仗。这使她陷入困境，在她能回味过来之前，我已经脱身了。

我思绪万千地回到家中，发现一些病人正在外科病房等着我。

我边思考问题，边把最后一个病人打发走。午饭前，我正在花园里反复考虑，这时发现还有一个病人正在等我。当我有点惊奇地站在那里时，她起身向我走过来。这说明拉塞尔小姐的刚毅顽强，我不知如何是好。

艾克罗伊德的女管家身材高大，面容漂亮，但是严峻。她有一双威严的眼睛，双唇紧闭。我感到，如果我是她手下的一名使女或是一个厨娘，只要我听到她走来，我一定拚命地逃开。“早安，谢泼德医生，”拉塞尔小姐说道，“如果你肯给我看看膝盖，我一定非常感谢你。”

我看了看，可是老实讲，在我这样做时，我是有一点自作聪明的。拉塞尔小姐对于病疼的主诉含糊得使人难以确信，如果是一个品性稍不诚实的女人，我一定怀疑这是一个捏造的故事。一瞬间我曾想到，拉塞尔可能故意捏造膝病，以便向我探问费拉尔斯夫人死亡的事，可是我马上看出，至少我是错误地估计了她。她简单地提了提这个悲剧，不再多说了。然而她似乎有意逗留下来闲聊。